



小作者

□李响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前10名提名作品公布以后,我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她就是来自河南的作家乔叶,她本次提名获奖的长篇小说是《宝水》。

上世纪90年代,乔叶在报刊发表了大量青春美文,我也是其中一些报刊的作者。在一次笔会上,我见到了乔叶,那时她在河南的一个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再读到她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了。而今,在这个中国文学奖的金字塔上,她站到了塔尖。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耕耘在文字的私家田园里,写作与发表了一些文字。但这些文字,大多是自娱与自愈。如果放眼浩大文坛,我只是游弋于浩瀚海洋的小蝌蚪。在这个国家,像我这样的民间作者,数以千万计。

我最初写作时,所在县城的一些作家是我的偶像,那时他们在外省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止文学作品,还获得了一些文学奖。这些县城作家,与他们见面时,总是一副诚惶诚恐的谦卑模样,压抑着自己,但这不是我真实的人性,我只是想小心翼翼求得一个活动空间。别看作家们平时亲切和蔼,可一旦发怒发火,那可是世界文豪的脾气。

那些年我写作时,俨如一只匍匐在纸上的蚕,纸就是我的桑叶。我把自己在方格纸里写下的文字投稿到北京、上海、广州的文学大刊,当然,如石投大海。我一度愤懑,感觉那些文学刊物的编辑不识货。有一次,我还乘长途客车去了省城,特地去找一家文学刊物,我准备质问编辑,我给你们投稿了上百篇,连一个泡儿也没嚼一下,到底是为啥,是不是欺负我这样一个小地方的作者?我来到那栋绿荫葱茏的编辑部小楼,看见一个肤白体瘦的中年男人正在台灯下看稿,他礼貌地接待了我。我准备把自己创作的雄心汇报一下,但看到编辑部里成堆的稿件后,我泄气了。后来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这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说话声音细软,态度诚恳,鼓励我在小地方好好写作,一定会有所成绩,他还举例省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某某,写小说时也是一个乡里的农业技术员。我备受鼓舞。

从省城回到工作的小镇后,我转向长篇小说的写作。我可是连一篇小小说也没写过的作者,但出名要趁早的功利心催促着我。我不舍昼夜写下几万字,我太过想通过写作一鸣惊人。等我把起初写下的稿子表面恭恭敬敬实则咄咄逼人地捧给一个本地写小说的作家看后,他双手一摊说,对不起,你这个确实不叫小说,完全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写,没

一个能立得起来的人物,你还是写点小东西吧。我当时以为他是嫉妒我,打压我。事隔多年,我才明白,他的话是准确的。这个说话率直的作家,后来还凭自己的长篇小说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提名,那可是靠真枪实弹拼打出来的。

我继续写一些自己啃得动的文字。我获得了一点“作家”的虚名后,老家乡下来找我办事的人也不少,争取项目资金修建基础设施的,患了癌症想找一个城里名医抢救一下的,乡里结婚多年折腾多处依然不孕不育的夫妇,飞机起落噪音影响睡眠的人……他们以为“作家”在城市里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很遗憾,大多事情我办不成。一些老乡翻翻白眼说,噢,原来你也就那能耐啊。

老乡们不知道,我的苦恼并不比他们少,他们操心着庄稼的收成,我同样操心着自家的烟火人生。写作,只是我活在尘世的一点表达。在我的表达里,有对老乡大地的书写,但他们几乎都没有读到,我只是在写作里抚慰着自己的心肠。我与老乡们交集的人生,只是血脉里绵延的老家山水基因。

想起我当初由乡里来小镇工作时,堂伯对我规划的人生线路很是清晰,是一步一桩。比如,27岁当上副乡长,30岁当乡长,38岁进城做局长……有一年,堂伯提着两只心爱的老母鸡来到镇上,神情鬼祟,目的明确。堂伯明确告诉我,把老母鸡拿去送给某某,那人“掌管”着我命运的坐标。我朝堂伯发火了,把老母鸡提回去,继续下蛋!我明白,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看到我在写作后,堂伯又上心了,他对我宣布说:“侄儿,我看你是当作家料,你要好好写!”有次回乡,我见堂伯的枕边书是《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他随手拿起《西游记》说,侄儿,你至少要写出一本这样的书来嘛!堂伯眼神灼灼地瞪着我。堂伯的后半辈子,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我出人头地。

而今,我愧对老井汩汩涌动的水,代我滋润地下堂伯执拗的灵魂。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作者,我只是通过文字,如老家的稻米一样,喂养我时时嗷嗷待哺的渐老灵魂。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1980年,曾经是“学霸”的我高考落榜了。

当时父母亲也拿不出钱让我复读,带着满腹的自责,一狠心,我去了四面山原始森林里的工区打杂工、打船板印、背运木炭、育种树苗等,每月有些微薄的收入。

其时,与其说是选择远离那些平时高看我读书得行、而我却没有“金榜题名”的异样眼光,倒不如说是对自己高考遭遇“滑铁卢”的惩罚。

那些年,四面山原始森林里的工区,基本上都设置在崇山峻岭里的林海深处,参天密林、云遮雾绕,说大太阳就大太阳、说下雨就下雨是显著的气候特点。在工区里,用粗大的圆木作为支撑,再用板材依次夹出小房间,就是伐木工人的“家”。隔壁出口气,在自己的房间都听得一清二楚。所谓的家,似乎应该叫“窝”才对。好在在工区工作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单身汉,没娶媳妇儿,倒也相互不打扰。就算个别工人的媳妇来探亲,见这“屙屎都不生蛆”的地方,前脚来,后脚就脸上挂起难堪,拔腿就走了。可见,那个年代的伐木工人工作条件之艰苦、生活之不易。

在深山老林的工区,得先认识伐木工具。明晃晃的板斧,这是用得最频繁的。手提式锯子,烧柴油的,使劲一拉,“突突突”冒出滚滚黑烟,噪声刺耳。还有就是半拳粗的钢索,用于从山顶放木的。就像开山的石匠,顺着沟槽自上而下放石一样。工区索道在放木时,由于钢索超负荷,突然断裂,瞬间爆发出来的强大反作用力使得钢索回弹,常常让作业的伐木工猝不及防,发生死伤惨剧。在工区里,打杂工的我,只喜欢一样工具,就是打印(码)器,用于给改制好的船板打印的。改好的船板,目测长度、厚度,是否有虫蛀、腐烂等等,然后“啪啪”两下,在船板的两端敲上黑色印记,像打钢印似的。就是这些工具以及伐木工的工作场景,让我写下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篇散文诗《林海短歌》,刊发在县里的《几江》报上。

初来乍到,深山老林的脾胃还摸不透,



重庆晨报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推出文史副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银行联行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com

早餐吃干白饭,午餐啃冷馒头,晚餐喝老白干 高考落榜后 我在四面山当伐木工

□黎强

我还闹过一场笑话。那天早上,雾蒙蒙的。内急的我,直冲设在宿舍外林子里的板壁茅房。一阵畅快之后,我无意间扭头,忽见一条大蛇悬挂在板壁上,嘴里的信子呼呼作响,两个眼睛直视着我,吓得我三魂丢掉两魂,“哇,妈呀,救命呀”,露着白花光屁股就落荒而逃啦。听见救命声的师兄们闻讯而来,见我一副熊相,笑得哈哈翻天的,过去很久了偶尔都还要幽我一默。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四面山深山老林伐木工的伙食“硬扎”,但与平常人家的饮食习惯是完全不同的。早上,全是吃干白饭,菜就是山坡上的土豆、包包白、老南瓜,见不到点油星。师兄们有的从老家带来的“红灰毛”(豆腐乳)、咸菜,也算是下饭菜。几碗干白饭,一大碗米汤,吃得直打饱嗝。在粮食还在实行口粮供应的日子,白米饭是很让人羡慕的。

早餐后,要进山伐木的师兄们,在食堂拿过几个白面大馒头,装在工作用的帆布包里,有的扛上锯子,有的提着板斧,有的备好雨衣筒靴,精神抖擞地向林海深处走去。这一去,要走上很远很远的山路,师兄们要在伐木点干上一整天,摸黑时分才能回到工区。那些带去的馒头,就是师兄们的午餐。三百六十天,天天午饭就只能干硬馒头,没菜,要喝汤就双手掬一捧山泉水喝几口。

晚餐,食堂熬了饭豆粥或绿豆粥,下饭菜还是土豆加包包白老南瓜,顶多再加个牛皮菜什么的。那稀饭,黏黏的,起坨坨,不爽口,一看就是早上吃剩的干饭熬的。不过,师兄们是有酒喝的,散装老白干,一人一土碗,呼呼呼几口就吞了。喝得有些微醺了,又开始打“拱猪”“甩二升级”的扑克牌,输赢就是几根劣质香烟,直到某人鼾睡来登了才罢休。

在工区久了,逐渐明白了为啥四面山伐木场的伐木工人早上吃干饭、中午吃馒头、晚上吃稀饭还有酒。原来,伐木工人都是干重体力活的,早上不吃饱,谁又能够与硕大的圆木扛好久呢?伐下的圆木又粗又大,不吃饱,完全就只有干瞪眼看着圆木,何谈挪动半寸哟?由于森林里严禁用火,没办法,条件如此,伐木工人只得用火热的青春和生命的热量,消化中午带去的冷馒头。晚上,劳作了一天的伐木工人,需要吃点清淡的,平衡一下膳食需求。至于喝酒,就是舒筋活血,消除疲乏,让睡个好觉。待明天,每个人都是好状态,在原始森林的林海深处,展现出那个年代伐木工人饱满的精气神。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原理事、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